

西夏書事/18



以2024年12月10日从维基文库导出



[慶曆五年](#)，契丹重熙十四年。夏天授禮法延祚八年春正月，貢鶻于契丹。

契丹自西征敗衄，山前後困敝殆甚，又女真、渤海所在擾亂。曩霄知其衰，常以兵掠其境。契丹主怒，欲起傾國兵討之，曩霄因以白鶻貢。

二月，復互市。

天聖中，陝西榷場二。及曩霄稱帝，互市絕，保安軍榷場遂廢。陝西並邊主兵官猶與屬羌交易，後并禁之。曩霄數使請復，乃復置場于保安軍及鎮戎軍之安平砦。

夏四月，使賀乾元節。

使人爲素賚咩布移則、張文顯。

五月，歸石元孫。

元孫與劉平被執，傳言已死，仁宗贈平朔方軍節度兼侍中，謚壯武。王氏《東都事畧》：平被執，不食，數罵夏人曰：「我頸長三尺，何不速殺我？縛我何之乎！」遂見

殺，年六十三。《宋史·平傳》：平執後，降羌多言：「平在興州，生子數年才死。」及元孫歸，乃知其實。二書互異。元孫

亦贈中正軍節度兼太傅，錄其子孫七人。是時曩霄因納欵縱之還。諫官御史奏元孫被執不死爲辱國，請斬塞下以示西人。賈昌朝獨引春秋谷臣、知罃故事，請赦之。乃安置全州。

閏五月，使謝封冊。

曩霄遣丁盧嵬名聿營、呂則張延壽賚表入謝冊命，又遣蕃僧吉外吉法正等謝景祐中所賜佛經。

附：李氏《長編》：五年閏五月丙戌朔，賜通判鎮戎軍雷周式五品服。先是，夏人圍鎮戎，周式收散卒二萬人入保，夏人引去，故賞之。按：是時曩霄臣服，何以有圍鎮戎事？《宋史》不載。

六月，貢于契丹。

曩霄雖臣中國，猶倚契丹爲援。聞其君臣謀議，通報丁口，簡募甲兵，日夜教閱，思雪前恥，懼其報復，故貢獻倍勤。

秋七月，寇筆築城。

白豹砦蕃官浪尾等一百八十餘人，其族帳傍近環慶，遣使至經畧司請內附。曩霄謂中國招之，以兵

三千入秦州，侵篳篥城，掠人畜而還。

按：此西夏既臣復叛之始，書「寇」，嚴君臣之辨也。

八月，保安軍移文來詰地界，不聽。

初，曩霄獻栲栳、鐮刀諸砮，繼言九州十三縣向屬故土，乞賜還，

陳師道《後山談叢》作「求割三州十六

縣」。此據余靖《奏狀》。州縣之名，史不詳載。中國不許。及進誓表，仁宗詔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，其餘皆如舊境。曩霄不肯如約，鄜延經畧司以聞，詔保安軍移文宥州，令遵守誓約指揮。曩霄遷延不奉詔。

出遇乞妻沒藏氏爲尼。

曩霄殺旺榮、遇乞，久之，野利后訴旺榮兄弟無罪。曩霄悔之，令求遺口，得沒藏氏于三香家，迎養宮中。已，與之私，野利后覺之，不忍殺，使出爲尼，號「沒藏大師」，居于興州戒壇寺。

按：爲尼何書？誌亂成也。曩霄之弑雖成于奪子婦，實始于私沒藏。蓋沒藏爲尼，野利氏實出之。及生子諒祚，野利氏母子不能

安矣，啟訛龐之構逆，致寤令之肆凶，悉由于此。書以爲肆淫者戒。

冬十月，行《崇天萬年歷》。

德明時，行中國《儀天興注歷》垂三十年。乾興初，眞宗命司天張奎運等，議改歷。其法以八千爲日法，一千九百五十八爲斗分，四千二百九十九爲朔，距乾興元年壬戌，歲三千九百萬六千六百五十八爲積年。至天聖元年八月歷成，率以一萬五百九十爲樞法，得九鉅萬數，命曰《崇天萬年歷》。未及頒，而曩霄稱帝，自爲歷日，行于國中。至是，始奉仁宗頒賜行之。

十一月，駐兵葫蘆河。

曩霄凡入塞，先遣人放牧牛羊，與蕃戶、漢人相習久之，然後縱兵肆掠，故緣邊莫之爲備。是時，令二萬騎立砦，新築邊壕，外及葫蘆河諸川，或五里，或七里。邊臣以仁宗詔諭勿得侵擾西界，不敢驅逐，由是兵屯日衆。

子阿理謀逆，殺之，及妃咩米氏。

咩米氏，曩霄第四娶，生子阿理，無寵，屏居夏州王庭鎮。阿理年漸長，謀聚衆爲亂。其黨臥香乞以告，曩霄執阿理沉于河，遣人賜咩米氏死。

按：王莽盜漢，子臨弄兵；石虎弑君，遂宣謀逆。從古篡亂之奸，必生逆子。雖戾氣所鍾，亦天道禍淫之理也。曩霄弑母叛君，生子不教，故分愛憎，釀成逆亂，豈盡咍米氏罪哉？

十二月，侵屈野河，執麟州指使魏智。

麟、府二州，山川迴環五六百里，悉蕃、漢種植所。自曩霄侵掠，尚餘三千餘戶散處黃河東岸。自來所修堡砦，僅通麟、府道路。夏兵知其別無城守，輒放人馬過界，直逼屈野河東。智引兵追逐，夏兵執之。已，聞知州領衆來救，遂出銀川砦而回。

遣楊守素至保安軍，索在漢人戶。

曩霄初上誓表言所掠蕃、漢人戶，兩不相還。至是，遣守素自陳事宜，理索在漢人戶。仁宗詔保安軍引伴至延州，示以元進誓表諭之。既而又索所降黃族軍主黃移都等四十九人。移都畏誅，與其族人各勒兵，願死漢界。鄜延經畧司言：「移都等來投，在朝廷未降約束前，恐不宜遣去，以快夏人之忿。」從之。

慶曆六年，契丹重熙十五年。夏天授禮法延祚九年春正月，遣使獻地，復索過界人戶。

曩霄遣楊守素持表及地圖入獻臥貴龐、吳移、已布等城砦九處，并理索過界人四百餘戶。而所獻並屬漢地，但以蕃語亂之；所云內投邊戶，亦在漢界不當還者。仁宗降詔諭，令增設誓條，自今有過界者，雖舊係邊戶，亦不得容納，其緣邊封界，只以誓詔所載爲定。

夏四月，復請邊臣毋納過界蕃戶。

夏國作過蕃官浪瞎等七百六十二人，爲環慶經畧司招誘內降，曩霄上表請禁，且乞附入誓詔，仁宗從之。

作避暑宮。

夏俗皆土屋，或織犛牛尾及羖羝毛爲蓋，惟有命者得以瓦覆，故國中鮮游觀所。曩霄于城內作避暑宮，逶迤數里，亭榭臺池並極其勝。

五月，築後橋諸堡。

後橋蕉蒿砦及十二盤諸堡，向爲中國所破。曩霄令屬下蕃戶累至其地，開築舊堡，環慶路以聞。

冬十月，獻豐州地，請定封界。

初，曩霄欲以没寧浪等處爲界，仁宗下河東經畧使鄭戩議之。戩言：「没寧浪諸處並在豐州南，深入府州之腹，若從其言，則麟、府二州勢難以守，宜以橫陽河爲界。」議彌年不決。曩霄復遣楊守素納

豐州故地，上言：「先以兵馬收獲承平分水向西一帶疆土，已分賞得功將校，今邊臣數有所爭，未協累年之議。」仁宗以戩所上地圖，命刑部員外郎張子奭至保安軍與守素面議。會子奭病，改命國子博士高良夫同東路巡檢馬懷德、管經畧機宜文字楚建中往蒞其事。議未定，兵暴集，騎皆傳矢，引滿相向，建中披腹當之，毫無懼色。衆服其量，議稍有緒。建中請築安塞、黑水等八堡以控東道。曩霄遣兵爭之，聞有備，不入。

慶曆七年， 契丹重熙十六年。 夏天授禮法延祚十年春二月，獵于兩岔河，生子諒祚。

曩霄常顧沒藏尼于戒壇院，臣下諫之不聽。是時出獵，載沒藏氏偕行，營于兩岔河而生諒祚。 王

氏《東都事畧》、李氏《長編》俱以諒祚爲遺腹生。 始名

寗令兩岔， 《宋史·夏國傳》：諒祚，小字寗令哥。王氏《東都事畧》、李氏《長編》並以爲其兄名。觀《宋史》於小字稱寗令哥下，既解其義，復云：兩岔，河名。沒藏氏從元昊，至此生諒祚，遂名焉。是諒祚本名寗令兩岔，「哥」字乃宋板訛

也。 國語謂「歡喜」爲「寗令」。 沈括《筆

談》云：寗令，華言大王也。亦與史異。 兩岔，謂至兩岔河而生。時月之六日也。曩霄令養于沒藏訛龐

家。訛龐以漢人毛惟昌、高懷正向屬遇乞帳下，使二人妻更乳之。訛龐，沒藏尼兄也。

按：《綱目》書子生五，皆有關治亂之故者。此書諒祚，醜夏也。曩霄身爲梟獍，生子非天死即逆誅，至以奸生之子繼承國統，非譜牒羞乎？羅氏《夏國世系》不詳其事，茲取李氏《長編》及王氏《事畧》補之。

二月，起高臺寺。

曩霄五月五日生，國中以是日相慶賀。舊俗止重冬至，曩霄更以四孟朔爲聖節，令官民禮佛，爲己祈福。至是，于興慶府東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臺寺及諸浮圖，俱高數十丈，貯中國所賜《大藏經》，廣延回鶻僧居之，演繹經文，易爲蕃字。

三月，以沒藏訛龐爲國相。

於是沒藏氏與訛龐日夜謀危寧令哥，爲立諒祚計。

夏四月，通銀星和市。

初，楊守素等畫界，旣以橫陽河爲定議，而于麟州屈野河西地則云：「吾馬足所踐，卽爲吾土。」不肯明立界至。仁宗命知麟州張繼勳勘之，繼勳言：「夏人日逼屈野河，耕墾畜牧，興置砦柵，若卽以河西爲禁地，實與城相距非便；若用咸平五年以前界至，則太遠難守；當以大中祥符中所定爲則。」

遣臨塞堡監押馬寧、指使殿侍康均詣宥州，與監軍司言之。曩霄令把關太尉曹勉、管勾和市曹勅謂均等曰：「中國若肯通銀星和市，則河西疆界一切如約。」經畧司令入保安軍自陳，勉等至軍，朝議以疆界既肯如舊，許之。

五月，奪子婦没氏，立爲后。

曩霄先七娶：《宋史·夏國傳》作「五娶」，茲從李氏

《長編》，下同。一衛慕氏；二索氏；《傳》以

索氏爲第五。三都羅氏，早死；四咩米氏；五野

利氏，《傳》以野利氏居第三。生三子，長寯明，次寯令哥，次薛哩，早死；六耶律氏，

《傳》以耶律氏爲第一。契丹公主也；七没

氏，卽營天都山居者。至是爲太子寯令哥娶婦没氏，見其美而自納焉，號爲新皇后。張溥曰：曩霄雄毅多畧，志成叛逆。衛慕氏其母也，而弑之；山遇其叔也，而殺之；及爲子娶婦而美，則自納焉。衛宣、高洋，兩鍾其惡，天命不佑，宜其死不旋踵也。

按：自古亂倫之主，若衛宣、楚平及唐元宗、梁朱温，皆國亂身危，貽譏千古。曩

霄自中國講和，契丹戰勝，志得意滿，日即恠淫荒佚之事，史不勝書。至奪甯令哥婦，立以爲后，其滅絕天倫，尤非人類。蓋不如是，則罪不極、貫不盈，不足殞其身、弱其嗣也。

《續綱目》列其事于外注，茲特書之，以著其惡。

六月，廢后野利氏。

野利氏，遇乞從女也。

司馬光《日記》載龐籍語：元

昊妻即旺榮妹。與《宋史·夏國傳》異。身頎長，有智謀。常帶金起雲冠，令他人無得冠者。封憲誠皇后，曩霄素畏之。自納没氏，別居天都山，後稀得見。旺榮、遇乞之死，后已不平，及奪子婦没氏，益失寵，出怨望語。曩霄聞之，黜居別宮，不復相見。

按：《綱目》廢后例有二：書「后某氏廢」，有罪辭也；「廢后某氏」，無罪辭也。曩霄凶逆，母且弑之，何愛于野利氏？故雖以怨望廢，仍以無罪書。

秋七月，築離宮于賀蘭山。

賀蘭陽屏西夏，陰阻北蕃，延亘五百餘里，樹木青白，望如駁馬，北人呼「駁」爲「賀蘭」，故名。

曩霄自奪沒氏，廢野利后，陰聞甯令哥有怨言，大役丁夫數萬，於山之東營離宮數十里，臺閣高十餘丈，日與諸妃游宴其中，悉以國事委之訛龐。

九月，徙榷場于順寧砦。

曩霄因保安榷場僻陋，羊、馬無放牧地，請徙順寧，然蕃商卒不至。

冬十一月，遣使請歲賜。

舊，中國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，曩霄以爲緩，使宥州監軍司牒保安軍，請以歲終爲限。延州以聞，樞密院牒草報如約。時延帥闕，主管經畧司文字李師中更其草曰：「當如故事。」曩霄氣懾，不復請。

慶曆八年，契丹重熙十七年。夏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春正月朔，日赤無光。

元旦行朝賀儀，羣臣相顧失色。

國主曩霄爲子甯令哥所弑。

初，曩霄殺野利兄弟，其族皆失職怨望。及甯令哥失妻，野利后被黜，母子日夜慮禍及。沒藏訛龐知其意，陰勸甯令哥作亂，甯令哥信之，與野利族人浪烈等於月之望日，乘曩霄醉，入宮刺之，不殊。救者至，浪烈等鬪死，甯令哥劓曩霄鼻而出，追者

急，走免。沈括《筆談》：元昊後房生一子，曰寯令受。後又納沒藏訛龐之妹，生諒祚而愛之。寯令受之母恚忌，欲除沒藏氏，授戈於寯令受圖之。寯令受間入元昊室，猝與元昊遇，刺之，不殊而走。諸大佐沒藏訛龐輩仆寯令受，梟之。與李氏《長編》

異。明日，曩霄死，《宋史·任顥傳》中僅云「元昊爲其下所殺，遣楊守素來告哀」，不言其子之也。《仁宗紀》及《夏國傳》不載，《遼史》亦闕之。茲酌取王氏《東都事畧》、

李氏《長編》兩書。年四十六。僭號十七年，改元五，諡曰武烈皇帝，廟號景宗，墓號泰陵。王偁曰：自德明欸塞，西鄙息肩矣。元昊強梁凶悍，乃謀僭尊，以天下之力臨區區一方，然未嘗少挫。及敗于女色，禍發其子，彼能叛君，而子亦能弑父，此天道也。

按：臣弑君，子弑父，天下之大逆也。書法必曰「某弑其君某」、「某弑其父某」，正弑者之罪足矣，茲曷以「爲子所弑」書？書爲所弑，則弑者有可誅之罪，被弑者亦有難逃之責。蓋曩霄弑母奪媳，滅理亂倫，罪大惡極，豈尋常書法可例？故以《綱目》梁朱温、燕劉仁恭例書。至寯令哥之罪，則書「子」、書「弑」，早正之矣。

論曰：曩霄智足以創物先，才足以馭羣策。衣冠禮樂之變，官法文字之奇，更祖宗成規，藐

中朝建制，人言可恤，彼惡知之。而其用兵則嚴賞罰，集衆長，攻少堅城，戰無猝敗。倘生亂世，劉元海、石世龍當其亞也。迹其英雄自喜，霸王由吾，妄膺寶籙，顯盜鴻名，肆兵力以脇諸蕃，逞狡謀而欺中國，羌戎殘獷，斯爲甚乎！然而政尚刑誅，性耽淫泆，戮叛戚則弑其母，逞逆謀則殺其叔，貪好色則辱其臣之妻、奪其子之婦，三綱淪矣，國何以立？況又窮奢極欲，勞役無時，衆怨方興，子禍旋作。張氏謂中國未揚郭、李之威，狂夫自蹈安、史之繆。旨哉言乎！

國人討寗令哥，誅之。没藏訛龐立諒祚，尊没藏氏爲太后。

初，没藏訛龐欲以諒祚主夏國，誘寗令哥弑逆，因以爲罪。及寗令哥刺曩霄不死，逃匿黃蘆。黃蘆，訛龐所居也。訛龐遣人執殺之，并其母野利氏。曩霄遺命立從弟委哥寗令，大酋諾移賞都、埋移香熱、嵬名浪布、野乜浪羅等與訛龐議，衆欲如遺言，訛龐曰：「委哥寗令非子，且無功，安得有國！」諾移賞都曰：「國今無主，然則何所立？不然，爾欲之乎？爾能保守夏土，則亦衆所願也。」訛龐曰：「予何敢哉！夏自祖考以來，父死子及，國人乃服。今没藏后有子，乃先王嫡嗣，立以爲主，誰敢不服？」衆曰：「諾。」遂奉諒祚立之，尊没藏氏爲宣穆惠文皇太后。訛龐以諾移賞都等三大將典兵久，令分掌國事；己爲國相，總攬政柄。

沒藏本大族，訛龐爲之長，至是權益重，出入儀衛擬於王者。

按： 于是訛龐殺寗令哥而書「國人討」，何不予訛龐以討賊之義也？蓋寗令之逆，訛龐實構成之，其殺寗令，亦爲諒祚地耳，豈真知大義哉！故寗令哥書「國人討」，以見弑父之賊，人人得誅，萬世之公也。諒祚書「訛龐立」，以見違命專擅，利立幼君，一人之私也。

二月，遣楊守素告哀。

訛龐既立諒祚，遣守素至京師告哀。守素多智數，嘗勸曩霄不稱臣納使節者。押伴陝西轉運使任顥試問國主所以死，守素不能對，訖還，不敢肆。仁宗遣開封府判官、尚書員外郎曹穎叔爲祭奠使，六宅使、達州刺史鄧保信爲弔慰使，賜絹一千疋、布五百端、羊百口、米麵各百石、酒百瓶。及葬，仍賜絹一千五百疋，餘如初賻。

獻遺于契丹。

初，曩霄卒，使人至契丹告哀。契丹主遣永興宮使耶律裊里、右衛太保耶律興老、將作少監王全慰奠。至是，訛龐以曩霄遺物獻。

三月，鐵不得國請契丹會師來攻，契丹不應。

鐵不得在伊吾西，素不通契丹。曩霄據瓜、沙，嘗以兵掠其境，國主畏之，不敢禦。是時聞曩霄死，遣間使由郭煌山谷間至契丹，獻毡、玉、馬、駝等物，請以本部兵攻夏國，乞以師援。契丹主謂其道里遼遠，聲應不及，謝之。

夏四月，諒祚受冊爲夏國主。

中國議者因諒祚幼弱，母族專權，請以節鉞啖其諸將，使各有所部分，以弱其勢，可不戰屈也。陝西安撫使程琳曰：「幸人之喪，非所以柔遠人，不如因而撫之。」或請乘喪舉兵，知慶州孫沔亦言：

「伐喪非中國體。」 史云：議者惜其失幾。 仁

宗乃遣尚書刑部員外郎任顥充冊禮使、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充副使，冊諒祚爲夏國主。初，曩霄受封，朝廷頒以印綬，至是但有封冊，不更賜印，後遂爲例。

附： 《宋史·程琳傳》：夏人圍慶陽，會朝廷行諒祚冊禮，琳止詔使于鄜延曰：「夏人貪此，可紓慶陽之難。」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。夏人果喜，即日迎冊使而圍解。攷歐陽修作《琳墓銘》及《神道碑》不載此事，《琳傳》不知何據？

五月，索叛酋孟香于慶州。

孟香，宥州蕃酋，得罪懼誅，率衆千餘內附。訛龐遣兵以求香爲名，劫邊戶，掠牛馬。仁宗詔知州杜杞還之。杞言：「夏人違約舉兵，香不可與。」因移檄言「不償所掠，則香不可得」。訛龐不肯償所掠，杞亦卒不遣香。

六月，謀攻延州，兵及境而還。

延州東北阻山，無城郭，蕃騎易于出入。知州程琳嘗獲夏國戎首，不殺，戒遣之，夏人亦聲言毋捕漢人。久之，以五百戶驅牛羊扣邊，云：「契丹兵至衙頭，國中大亂，願自歸。」琳曰：「此詐也。契丹兵至，當舉國取之，豈容來降？聞夏人方捕叛者，此其是耶？不然，直誘我耳。」拒不受。已而果有三萬騎臨境上，以捕叛者爲辭。琳戒諸將勿動，閉壁偃旗以待，夏兵知有備，引還。

秋九月，遣使入謝祭奠。

曩霄稱臣後，數犯約抄邊，邊吏避生事，不以聞。于是諒祚謝祭奠使入延州，頗偃蹇自大，經畧司遣引伴送闕，不敢慢。

冬十二月，使謝封冊。

獻馬、駝各五十匹，宴于朵殿，賜物遣還。史臣曰：趙德明在祥符間已追帝父于國中，逮元昊始顯稱帝，諒祚因之。雖受封冊于宋，宋亦稱有歲幣之賜，誓詔之荅，要皆出于一時之言，其心終未嘗有臣順之實也。

西夏書事卷十八終



本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於公有領域，因為作者逝世已經超過100年。

About this digital edition

This e-book comes from the online library [Wikisource](#)^[1]. This multilingual digital library, built by volunteers,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 free accessible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of every kind: novels, poems, magazines, letters...

We distribute our books for free, starting from works not copyrighted or published under a free license. You are free to use our e-books for any purpose (including commercial exploitation), under the terms of the [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ShareAlike 3.0 Unported](#)^[2] license or, at your choice, those of the [GNU FDL](#)^[3].

Wikisource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members.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book, it's possible that we made some errors. You can report them at [this page](#)^[4].

The following users contributed to this book:

- Rocket000
- Jdx
- Boris23
- KABALINI
- Bromskloss
- Tene~commonswiki

- AzaToth
- Bender235
- PatríciaR
- Dbenbenn

-
1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](https://wikisource.org)
 2. [↑ 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](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)
 3. [↑ 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](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)
 4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](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)